

異鄉巧會意中人

戲說毛澤東之四

● 劉昌博 (自由作家, 中外雜誌社特約撰述委員)

求愛遭拒自尊大挫

新婚妻子羅氏是因「月經」來了，才不得不拒絕毛澤東的「燕好」慾求。當時她心情矛盾、欣喜與疑懼交織；欣喜的是她新婚的丈夫仍是愛她的，疑懼的是害怕腥穢的經血沾污他的身體。

一向迷信的韶山冲鄉農，他們腦海裡烙印著一個古老的傳說；婦女的經血，骯髒腥穢、十分不潔，連神明妖魔都忌諱；男人如沾染了它，必會倒楣一輩子。

羅氏心坎裡熱愛她新婚的小丈夫，不願第一次「行房」，即讓他碰到這種尷尬而倒楣的諱事；所以，她難以啟齒萬般無奈的拒絕行房；雖出於善意，但內心卻是異常痛苦。

可是，當時年僅十四歲的毛澤東，對於婦幼衛生知識，白紙一張。女人發育到一定年齡，按月排洩腥穢經血一事，他毫無概念。哪料到，他性趣勃勃的第一遭，竟被新婚妻子饜以閉門羹，怎不羞忿欲絕，怨恨在心。

毛澤東每一想念起初戀情人——曹秀娃，跟他在山坡草地幽會「野合」時，她總是柔媚溫順，曲意承歡；哪像羅氏這樣的悍然推拒，動作粗魯，毫無情份可言。

由於，毛澤東的自尊心受到傷害，先是情緒沮喪，繼是滿腔憤怒；怨恨妻子不給他面子，怨恨父親包辦了他的婚姻。此後，他對妻子不理不睬，仿如陌生路人；對父親經常頂嘴，做事幹活不甘不願。在那些日子裡，羅氏於操持家務的空閒時，總是愁眉不展，心事重重，人也消瘦了許多。

海誓山盟化為輕烟

母親文七妹看在眼里，心情沉重，很想早些解開他們三人間的心結。她的丈夫毛貽昌年齡大了，俗語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他的暴躁脾氣是改不了的；惟有先從兒子和媳婦身上著手，或許可以打破僵局。

心地善良的文七妹，勸媳婦羅氏要原諒夫婿毛澤東的年齡比她小四歲，不懂事，言

語和態度有冒犯的地方，不必放在心上。夫妻嘛！百年修來共枕眠，總要互相遷就，彼此容忍，才能白頭偕老。

羅氏秉性溫順，聽了婆婆的勸解；對待毛澤東自是十分忍讓，百般體貼，亟盼夫心早日回轉過來。

一天，文七妹對毛澤東說：「兒子呀！你跟你媳婦結婚快兩年了，怎麼你媳婦的肚皮一點消息也沒有？你爸爸好想抱孫子呢？」

「媽媽！我還小嘛！」毛澤東支吾地說。

「你爸爸十五歲跟我『圓房』結婚，第二年就生你死去的大哥澤冲；你今年不也十五、六歲嗎？你媳婦比你大四歲，你們晚上不加把勁，咱們倆老哪有孫子抱？」文七妹半氣半急地嘮叨說：「你看隔個山坡曹家的秀娃，前年嫁到張家去，哪時她才十三歲，今年就生出了一個胖兒子，難怪張家嫂子樂得合不攏嘴巴，逢人便誇小媳婦能幹，肚皮爭氣。」

「媽媽！妳老人家煩不煩嘛？妳想抱孫子！以後我生個一打出來！看妳怎麼去抱？」因爲，毛澤東對母親較爲親切，不頂嘴，只用調侃的語氣回答。

曹秀娃是他生命中第一個初戀的情人，聽母親說她已生了一個胖兒子。毛澤東知情後，心如刀割，疼痛極了；一想起兩年前和秀娃在山坡草地上幽會時的海盟山誓，歡愉情景，都已化爲輕烟，隨風而逝。失戀的心酸和痛苦，彷彿一枝枝的利箭射向他的胸口；又好像韶山的巔峯快要倒壓在頭頂上般的震撼；當時他內心的忿怒，恍如夏季韶山沖的山洪，要把眼前的一切全都毀滅盡淨。

於是，他心情十分沉重，不願呆在家裡，整天聽父親和母親的嘮叨，兩個弟弟的吵鬧；尤其脾氣暴躁的父親命令他幹不完的粗活。最使他喪失自尊心的，是比他大四歲的妻子拒絕他一度想「圓房」的慾求。

感情抑鬱外出逃避

他於沮喪、抑鬱、沉痛及怨忿之餘，決定要出外讀書，遠離這個像監牢一般的家。

一天，毛澤東找父親談判：「爸爸！一個人立身處世，要不要講誠信？」

「當然要講誠信，誠實是處世的根本；尤其，咱們做生意的人，不守信用是可恥的，等於宣佈破產。」毛貽昌沒摸清兒子的用意，還得意洋洋地侃侃而談：「古人說：『一諾千金』，江湖上人常說：『君子一言既

出，駟馬難追』，故而君子必講誠信，因爲『誠者成也』、『不誠無物』，世間只有小人『言而無信』、『輕諾寡信』。所以，兒子呀！做人一定要講誠信。」

「哪麼？爸爸是最講誠信，最守信用的了！是言而有信的君子了？」

「哪當然！爸爸的生意愈做愈大，就是信用好！一言九鼎。」毛貽昌幼年時讀過一些古書，打算趁機教育其子，乃搬出孔子來教訓兒子：「孔子曾經說過：『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謂之自謙，故君子必慎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見君子而后慚然，捨其不言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所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獨也。』所以，作君子的人，是誠實而不自欺的。」

「爸爸是有學問的人，熟讀聖賢書，必然是講話算數的當今大君子！」毛澤東故意給其父戴上高帽子，然後話鋒一轉說：「爸爸以前說過，只要我聽你的話，乖乖把媳婦討進門，就讓我出外讀書；現在算起來已快兩年了，爸爸不會自食其言做個不守信用的……。」

毛貽昌已聽出其子要罵他是「小人」，氣得面紅脖子粗地說：「爸爸給你討媳婦與誠信無關，不能混爲一談；尤其，當兒子的不能罵父親是小人！」

「不是我要罵爸爸是小人，是爸爸你不守信用；你剛才說過，講信用的是君子，不

守信用的是小人；是你自己把小人的帽子往頭上戴，還怪我呢！」

「真是豈有此理，敢於轉彎抹角罵父親，太不孝了，簡直要造反了！」毛貽昌暴跳如雷地說：「我今天不教訓你，將來長大了，心目中哪有尊長？哪有王法？」

毛貽昌說罷，起身抓起一根扁擔，要打毛澤東。文七妹趕緊攔阻，勸兒子要少說兩句，打圓場，來緩和父子二人鬧僵的情緒。

「石三份子呀！」文七妹急促地說：「你父親不是反對你去讀書，而是盼望你討了媳婦，讓我們兩老抱了孫子後，你再出去讀書。」

「爸！媽！您們簡直是不守信用嘛！」毛澤東氣急敗壞地說：「當初只說要我討媳婦，並未說抱孫子的事兒；何況，您們想要抱孫子，也不是我一個人能做到的事情呀！」

毛貽昌和文七妹，聽出毛澤東的話中有話；他倆想抱孫子，也得媳婦的肚子爭氣才行。於是，他倆認爲不能完全責怪兒子，倘若媳婦的肚子不爭氣，孫子從哪裡跑出來。從此，他倆把未能抱孫子的責任，歸罪於媳婦的肚子不爭氣。

毛澤東得禮不饒人，更進一步向其父提出抗爭說：「爸爸！您要抱孫子和我要讀書是兩回事；而且兩者並行不悖呀！我現在年齡還小，您讓我出外讀書，既是遵守諾言的君子，何況我回家時只要她的肚子爭氣，您

老人家照樣可以抱孫子的。否則的話，兩頭落空；當兒子的怎好叫爸爸做輕諾寡信的小人呢？」毛貽昌辯不過他的兒子，理屈詞窮，氣得喘不過氣來。

「你們父子不必再爭吵了；石三仔子的話也有些道理，他還小，讀書回家，小倆口兒，小別勝新婚，更能早些讓您抱孫子的。」

「文七妹打圓場說：『要是媳婦的肚子不爭氣，留著石三仔子在家，天天摸著媳婦也是枉然呀？何況咱們還有澤覃和澤民兩個小兒子呢，過幾年您還怕沒孫子抱嘛！』」

文七妹的一番話，合情合理，既結束了他倆父子間的「君子與小人」的爭辯；毛貽昌藉此有了台階可下，終於點頭讓毛澤東出外讀書，毛澤東又一次獲得反叛父權的勝利。

封建婚姻下的悲劇

此後，最倒楣的人，要算毛澤東的媳婦羅氏了；婚後兩年來，她不生育的隱情，未能讓公婆抱孫子的苦痛，又不便講出來。一向沉默寡言，文靜羞澀的她；只好含悲忍淚，獨自逆來順受地承擔下「肚子不爭氣」的罪過。

往後的日子，她在毛家，白天做不完繁瑣的家事；晚上獨守空床，等於守活寡。她把痛苦埋在心裡，每日悶悶不樂，不久慷慨生病，面黃肌瘦。一年後她在身心雙重的壓力下，終於病倒下來。

她病重時，其親生母親遠從湘潭楊林鄉赤衛村趕來探病。羅氏在病床上，含著眼淚，向她的母親傾吐了她嫁到毛家的婚後悲情，尤其和小丈夫毛澤東間的一段「隱情」鉅細靡遺地說了出來。

羅母聽後，不勝唏噓，對於愛女嫁到毛家的不幸遭遇，既同情又悲傷。

「女兒呀！妳跟石三仔子的婚姻，有名無實，有緣無份；女兒呀，真的苦了妳，或許是上輩子妳虧欠了他，這輩子要妳來還這一份感情的債，孽緣呀孽緣。女兒啊，妳就認命吧！」一向信佛的羅母，相信佛家輪迴之說，以「認命」來安慰女兒，使她心靈上得到解脫。

羅氏於一九一〇年春天，病重不治，魂歸離恨天。在她短短的二十一年人生歲月中，從未享受過愛情的歡愉，她與毛澤東將近三年的婚姻生活，始終是一張白紙；最後仍以「處女」之身離開人世，真是一樁舊式封建婚姻下的悲劇，而毛澤東就成了這樁封建婚姻的逆子和叛徒。

若說毛澤東與羅氏之間是「有份無緣」；則毛澤東和其初戀情人曹秀娃之間則是「有緣無份」。世間男女的感情糾葛，就是這般的無奈；正如紅樓夢一書的太虛幻境楹聯上所說的：

「厚地高天，堪嘆古今情不盡；痴男怨女，可憐風流債難酬。」

羅氏生於清光緒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即公元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日，她比毛澤東大四歲零兩個月。以後毛氏族譜把羅氏列為毛澤東的元配夫人；但，毛澤東對外始終不承認。他心目中只把出外求學時因戀愛而結婚的楊開慧，當做他的實質的元配夫人。

羅氏死後，葬於韶山冲楠竹墮的山坡上，這個山坡也是毛澤東與初戀情人曹秀娃「野合」幽會的同一山坡。山坡上蒼松聳翠，綠草如茵，景色宜人。據說這裡「風水」絕佳，以後毛澤東的父親毛貽昌，母親文七妹先後隕世，均合葬於此山坡上。

羅氏的墓，十分簡樸，松枝和荊棘把它遮掩著，是一個毫不起眼的小墓，甚至連墓碑都難以分辨出來。

據羅氏的母親對親友述說：其女的芳心裡，始終深愛著毛澤東，毫無怨言。且堅信其女在天的英靈有「幫夫運」，暗助其夫在神州大陸造反打天下，徹底成功，創建了曠古燦今的勳業；可惜她不能親眼目睹了吧！

羅氏死時，毛澤東已遠赴湘鄉讀書，不知是父母未派人通知他，或是他根本不想過問羅氏的死活、漠視她的存在；總之，他未曾回家探病及奔喪。

學不成名誓不歸還

且說毛澤東於輟學兩年之後，經過父子一場「君子與小人」的激辯後，其父毛貽昌不願食言去做「小人」，終於答應毛澤東出外讀書。

毛澤東離家遠赴湖南湘鄉讀書時，臨行前他改寫了一首詩留給父親：

「孩兒立志出鄉關，
學不成名誓不還；
埋骨何須桑梓地，
人間無處不青山。」

到湘鄉後，由於他口音鄉土氣濃，衣著簡樸，在同學中年齡偏大，便屢遭其他同學的奚落和歧視，這給他心裡蒙上了陰影，同時他也決心勤奮學習，奮發圖強。幾十年後，在接受斯諾採訪時，他敘述道：

「他們大多是地主子弟，穿著講究，極少農民供得起孩子上這樣的學校。我比別人穿得差，只有一套像樣的短衫褲。……很多闊學生看不起我，因為我平時總是穿一身破舊衫褲。……我被人討厭，還因為我不是湘鄉人，你是否原籍湘鄉是很重要的，……我在精神上感到很大的壓抑。」

對此，毛澤東並未作直接的反抗，而是獨居一隅，寫成「咏蛙」一詩，發洩心中強烈的不滿：

獨坐池塘如虎踞，
綠楊樹下養精神；
春來我不先開口，
哪個蟲兒敢作聲？

青少年時代的毛澤東生長在這樣的文化環境中，或多或少帶有他的草莽梟雄的口氣。一九一〇年毛澤東進入湘鄉高等小學堂後，曾以「言志」、「救國圖存論」和「宋襄公論」等為題作文，深受教師賞識，同學欽慕，所有這些文章都是圍繞著「學以致用」

這一中心論點加以論證。毛澤東極為推崇顧炎武、顏習齋、李恕谷等的「實學」精神。在創建「新民學會」時，他極力主張採取「潛在的態度」，堅決反對「像沒有經驗的商店，貨還沒有辦好，招牌已高掛了，廣告早已四出了」的盲目舉動。

善讀社會無字之書

由於湘土學風的影響，他曾多次深入農村，鍛煉自己，考察社會最底層。毛澤東常對同學說：讀書，不但要會讀有字之書，而且還要會讀「無字之書」，即參加到社會實踐中去。一九一七年七月中旬，他邀約了蕭子升和蕭蔚然進行了一次游學。他們沿途調查民情，拜訪方丈，參觀佛殿，常常風餐露宿。有一次，他們露宿於河堤，毛澤東風趣地說：沙地當床，石頭當枕，藍天為帳，月光為燈。並指著身旁一棵老樹說，這就是衣櫃。這次游學他們歷經長沙、寧鄉、安化、益陽、沅江五縣，行程近千里，歷時數月，寫下了許多筆記，師生們讚譽他是「身無半文，心憂天下！」

延安時期，毛澤東對斯諾回憶當時情形

：「一年夏天，我們開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沒有花一個銅板。農民們給我們吃的，給我們地方睡覺，所到之處都受到款待和歡迎。」他還曾說「蕭子升卻放不下架子，只寫對子，不送對子，我幫他聽差，只好去送對

子。人家捨錢一塊也好，一串也好，我總不爭，不受對子只拿錢的我就不要。一共搞得光洋八十多塊。」

讀「無字之書」，使毛澤東更加了解社會最底層的人民的生活，更加了解群眾的疾苦，學到了許多書本上所學不到的東西。他這種深入實際的、注意實踐的作風與湘土學風的熏陶有著不解之緣。

勞其筋骨苦其心志

毛澤東在求學的同時，還十分注重鍛煉身體，磨煉意志，這多多少少也是受湘土學風崇尚艱辛，重「實」精神的影響。湖南江河、湖泊眾多，游泳，是毛澤東一生中最好的運動。在一師求學期間，他常常邀同學暢游於湘江。他的同學張昆弟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的日記中有如下記載：「昨日下午與君潤之游泳，游泳後至岳麓山蔡和森君居，時將黃昏，遂宿於此，夜談頗久」。在一師浴室旁有一口水井，每天清晨一起床，毛澤東要做的第一件事是進行冷水浴。他曾對同學宣傳冷水浴的好處：一是可以促進血液循環，增強身體的抵抗力，並能強壯筋骨；二是可以培養勇敢無畏的氣魄和戰勝困難的精神。

爬山、露宿、風浴、雨浴也是毛澤東鍛煉身體的方法。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張昆弟的日記中還記有：「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側上岳麓山，沿山脊而後，

至書院後下山。涼風大起，空氣清爽。空氣浴、大風浴，胸襟洞澈，曠然有遠俗之慨。歸時十一點鐘矣。」有一夜，暴風、雷電交加的時候，毛澤東遍身水淋漓地來到蔡和森家，原來他剛從岳麓山頂跑下來，他解釋道，這是為了體驗「書經」上「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那句名言的情味，並借以鍛煉自己的膽量。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九日，毛澤東在致信黎錦熙時說：「德智所寓，不外於身」，「一旦不存，德、智則隨之而隳矣！」、「弟身亦不強，近以運動之故，受益頗多。……疵始聞體魄、精神不能並完，且宮骸肌絡及時而定，不復再可改易，今乃知其不然。心身可以並完也，而骨骸亦無時不可改易也。」

毛澤東一師八班的同學賀果曾回憶：毛澤東總是耐心地啟發誘導我們，他曾對我說：「你有鍛煉的興趣，這是可貴的，……運動的目的是為了增強體質，以便有充沛的精力去搞好學習，但負起改造生活的大任。正所謂：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弗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楊昌濟慧眼識英雄

一九一三年春季，年滿二十歲的毛澤東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了湖南公立第四師範學

校，校長閱了他的作文後，嘆服道：「這樣的文章，我輩同事中有幾個作得出來！」一九一四年春，第四師範合併於第一師範。這個學校有許多優點，除圖書豐富，校舍寬大外，更為重要的是有一批思想開放的好教員。毛澤東進入一師後，充分利用良好的學習條件和環境，探求人生和救國的根本途徑。他後來回憶一師情況時說：「我在第一師範的生活中遭遇的事情是很多的。在這個時期中，我的政治觀念開始形成，我也取得了初步的社會活動的經驗。」他在這裡交結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好朋友，為探索改造中國的真理而共同努力。在這裡，他受到了幾位好教師的教誨，終生受益。

在教育過程中，教師言教身傳，作用巨大，尤其是教師自身的思想，和行為，往往給學生以深刻的影響。在一師時，對毛澤東影響較大的老師有楊昌濟、徐特立、袁仲謙、黎錦熙、方繼夏、王季範等等。

對毛澤東影響最為直接、關係最為緊密的首推楊昌濟老師。關於一師的教員及其影響，毛澤東在回憶時特別說到：「對我影響最深的教員是楊昌濟，一位從英國回來的留學生，他的生活，後來和我有了最密切的關係。他教倫理學，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一個有高尚道德的人。他很堅強地信仰他的倫理學，努力教導他的學生們立志做一個公正的、道德的、正義的而有益於社會的人。在我的青年時代，楊先生對我有很深的影響。並

且後來在北京成了我最真摯的朋友。」雖說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範求學時還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學生，但楊昌濟彷彿已窺到了來日的棟梁之材，他對毛澤東的出身、經歷作了詳細紀錄，給予了很高評價：

「毛澤東言：其所居之地為湘潭與湘鄉連界之地，僅隔一山，而兩地之語言各異。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務農，易於致富。富則往湘鄉買田。我俗純樸，煙賭甚稀。渠之父先亦務農，現業轉販；其弟亦務農，其外家為湘鄉人，亦農家也，而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余因以農家多出異材，引曾滌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務農二年，民國反正時又當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歷也。」

楊昌濟對毛澤東期望很高，乃至在逝世之前還寫信向章士釗力荐：「毛、蔡二君，當代英才，望善視之！」真所謂慧眼識英雄！

蝶戀花道出懷念情

其實，真正「慧眼識英雄」的，不只楊昌濟一人，還有他的愛女楊開慧。楊開慧爲了深愛毛澤東，且以身相許，追隨他一同參加革命工作，出生入死；最後連性命也賠上了，她是共產黨革命史上最早的「烈士」之一。

毛澤東和村姑曹秀娃的初戀是朦朧矓矓的，但他和楊開慧的相愛則是轟轟烈烈的、

刻骨銘心的。從毛澤東懷念楊開慧的「蝶戀花」一闕詞中，即可窺知：

「我失驕楊，君失柳，

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

問訊吳剛何所有？

吳剛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廣袖，

萬里長空且為忠魂舞；

忽報人間曾伏虎，

淚飛頓作傾盆雨。」

這是毛澤東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在回復長沙十中語文教員李淑一女士的信中所附的一首游仙體詞，詞牌名「蝶戀花·答李淑一」。全詞採用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手法，用驕楊、忠魂、桂花酒、嫦娥舞所展示的一毓意境寄托了毛澤東對楊開慧的懷念之情，頌揚之意。這是情與愛的結晶，是毛澤東對楊開慧那種刻骨銘心之愛的真實反映。

後來，毛岸青和邵華請求毛澤東把這首詞寫給他們作紀念，毛把「驕楊」改寫成「楊花」。「楊花」潔白、純淨、美麗，毛把楊開慧稱「楊花」，愛憐之情溢於言表。其實，在毛澤東的形象思維中，那「直上重霄九」的正是楊花和柳絮。它是烈士忠魂的物化象徵，也包含著對楊開慧的讚譽——在毛澤東心目中，她是一朵嬌美的花，是一朵永遠嬌美，芬芳的楊花。

不知誰說過，人生最難忘記的事是心心

相印，靈肉合一的熱戀，是那種得到的最真摯的感情和刻骨銘心的愛。作為偉人的毛澤東同樣如此。雖然在楊開慧之後，毛還有過兩次婚姻生活，但他直至暮年，仍始終深切地懷念著楊開慧，始終沒有忘記過「楊開慧同志，我的親愛的夫人。」

眉目傳情心扉初開

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六日，楊開慧出生在長沙縣東鄉的板倉。頗有文學修養的父親楊昌濟給她取名開慧，號霞，字雲錦。

楊開慧七歲時，身居國外的父親叮囑母親要開慧上學讀書。板倉沖女孩子還沒有上過學讀書的，開慧開了風氣之先。她在楊公廟小學讀了三個學期，轉到離板倉五里路的儲能學校。後又轉到衡粹女校。校長是留日歸國的，思想進步，常向學生講日本的明治維新，講廣州起義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講辛亥革命和孫中山，給學生灌輸初步的民主主義革命思想，對開慧思想的形成影響很大。後又轉學到縣立第一女子高小，一直讀到畢業。

一九一三年春，楊昌濟結束了在國外近十年的留學生涯，回到長沙。時值譚延闓企圖多方網羅人材，譚見楊學問淵博，在教育界曾有一定聲望，便想羅致他當湖南省的教育司長。楊昌濟謝絕了譚延闓的邀請。他決心以教育為己任，先後應湖南省立第四師範、第一師範、湖南高等師範學校和湖南商業

專科學校的聘請，在長沙當了五年教員。在此期間，他除從事教學外，還積極參與一些進步的政治和文化活動。

楊昌濟曾獲愛丁堡大學的中國哲學博士學位，在歐洲學習期間還花時間研究了康德、格林和其他西方思想家的理論。雖然他的思想體系仍是傳統的儒家思想，尊崇宋代儒教，但西方思想家的理論對他的影響是極大的，使他敢於大膽地在學生中傳播西學，鼓吹個人主義。特里爾認為，他是一位「具有反抗精神的紳士，因為提倡寡婦再嫁而震動了整個長沙。」「他是一根往舊中國的軀體中輸入新鮮血液的導管」，「他在飢餓的一代人的心靈中播下了會結出激進的果實的種子。」

由於楊昌濟的個人品格和博學，深得學生敬仰。青年毛澤東、蔡和森等五、六個同學不僅課堂聽講，課後也常到楊昌濟家求教。與楊昌濟的交往，使毛澤東獲得了不少西方自由主義的觀點和知識，楊昌濟成為毛澤東一生中對他最有影響的老師。

十三歲的楊開慧，嫻靜端莊，聰敏好學，到長沙後在父親指導下讀書自學，當毛澤東等人來向她父親求教時，她總是在旁邊聽他們辯論治學做人之道，討論歷史興衰，救國救民的道理。她常常被毛澤東和大家歡愉熱烈、新鮮深刻的談話所吸引。在漸漸和毛澤東等人熟悉後，楊開慧參加了毛澤東組織的登山郊遊活動，毛澤東和他的同學們，像

照顧小妹妹一樣照顧楊開慧。

在這批學生中，毛澤東年齡較大，思想也較為激進深刻，加之身體魁偉，雄姿英發，因此他給楊開慧的印象也最深刻。楊開慧開始較多地與毛澤東接觸，她不僅向他學習一些思想方法，也不斷接受他的生活方式，通過不斷交流，楊開慧對毛澤東由崇拜而生愛，少女的心扉開始逐漸地向毛澤東展開。

嚴肅的楊昌濟終於發現了這兩位年輕人借眉目交流的感情。他沒有責難任何人。他珍愛女兒，也喜歡這位激進、睿智、不修邊幅而又抱負非凡的學生。然而，當時楊開慧尚小，毛澤東正在求學，還不具備婚嫁的條件。但楊昌濟是喜歡看到毛澤東與女兒日漸接觸的。有時他與學生討論問題，女兒悄悄進來坐著傾聽，每當這個時候，毛澤東就會表現出格外的精神振奮，思想敏銳，討論也顯得異常的熱烈和深刻。日子長了，楊開慧也常常加入到討論的行列。毛澤東對楊開慧非常關心，經常深入淺出地給她講革命道理。毛澤東那種「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偉大抱負，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氣魄，使楊開慧十分敬仰和嚮往。隨著感情和思想交流的加深，毛澤東開始把自己寫的學習筆記給楊開慧看，視楊開慧為知音，楊開慧也常把自己寫的日記和讀書筆記送給毛澤東批閱。

郎情妹意兩心互屬

一九一八年八月，毛澤東第一次到北平

，以便從京赴法留學。但由於赴法的準備工作尚未就緒，毛澤東便在楊昌濟的推荐下到李大釗主持的北大圖書館工作。毛澤東利用工作的有利條件，像水蛭一樣不斷地吸收周圍一切東西。

毛澤東決定不到法國留學，他認為他「對自己的國家還了解不多。我呆在中國或許更有用。」這一決定是他已固態的態度的結果，也對他以後本土主義傾向的形成產生了很大影響。

毛澤東在北京工作期間，繼續和楊昌濟一家保持著親密的關係。師生之間往來頻繁。這時的楊開慧已是十七歲的少女，正值荳蔻年華。對於毛澤東那種男子漢的氣魄，敏捷的思辨能力，救國救民的大志，她比以前有了更深切的感受。加之她身處異地，得遇同鄉知己，自然情愫暗生。於是，兩人相愛了。故宮、北海、香山，都留下了他們的遊蹤。秋天的紅葉、冬天的白梅，在這一對年輕人心中留下了美好的記憶。他們的愛情像紅葉那樣艷麗，像白梅那樣純潔。

初涉愛河的楊開慧，總是十分珍惜初戀的感情；她對毛澤東的感情不僅是有愛，似乎更多的是敬仰，是傾慕。因為，毛澤東比她大八歲，故而她叫毛澤東初稱「大哥」，繼後暱稱「東哥」；毛澤東初呼她為「小妹妹」，繼而以「慧妹」相稱，以示親密。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六日，是楊開慧十七歲的生日；毛澤東為了給她慶生，相約到北

海公園去遊玩。

北海公園位在北平西城區，故宮和景山西北，原是遼、金、元、明、清歷代帝王刻意經營的御苑；距今已有逾一千年歷史。民初始闢為公園，面積七十多萬平方公尺；園內有山——景山，有水——北海、花木扶疏，是北平青年男女相戀時幽會的好所在。

初冬天氣，微有寒意；但對熱戀的青年男女而言，愛情的戀火，早已驅走了寒意。

毛澤東叫了一輛三輪車，他倆雙雙坐上。車廂的坐位狹小，他倆的臂膀和腿臂，因車子的顛簸而互相輕輕地碰撞著，一種銳敏快感的激流，由皮膚而旋轉到熱盪盪的血管及神經的末梢，既甜蜜又舒暢，直使他倆心窩裡有說不出的愉悅感受。

有時馬路的凹凸及車子的急轉彎，使車身傾斜與震動；這時，年齡較大又有過戀愛經驗的毛澤東趁機摟住楊開慧的腰肢，情竇初開的她，真是經不起這種美妙而癢癢的刺激，她的心靈也幾乎迷醉麻木而失去知覺了。

他倆下車在園內手牽手地遊逛，園內有十多座建築物，以九龍壁和白塔最為著名。所謂的北海，其實是一個人工挖掘的大湖。他倆於觀賞九龍壁及瞻仰白塔，繼而並肩攜手漫步橫跨湖上的石橋後，像其他情侶一般選擇一個僻靜角落，互相依偎地坐在石凳上，觀賞皇家御苑的豪華建築及山光水色。

毛澤東忽有所感地說：「天上神仙府，

人間帝王家，亭台宮院，精雕細琢，氣象萬千，豪華絕倫；難怪古往今來，許多英雄豪傑，逐鹿中原，造反打天下，其最終目的，無非要一統江山，擁有四海臣民，好在「紫禁城」的皇宮內，享受富貴榮華吧了！」

「東哥！我真沒想到你也有『大丈夫當如是也』的帝王思想？」楊開慧詫異地問。

「我將來如果當了皇帝，決定封妳做『母儀天下』的皇后娘娘！」毛澤東又豪放又輕佻地說。

「我才不希罕當什麼皇后娘娘？」楊開慧半嬌嗔半生氣地賭氣說，說完還用力將毛澤東一把推出石凳外。

「妳為什麼不願做我的皇后娘娘？幹嗎還生這麼大的氣！」

「你們男人呀！總想當皇帝，無非想擁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妃，集萬千嬪妃的寵愛於一身。」楊開慧面帶愠怒，但卻嬌聲地說：「當皇后有什麼好呀！眼看皇夫左擁右抱，夜夜春宵；而自己則獨守冷宮，既不敢怒又不敢言。古詩上的『深宮怨』，尤其司馬相如的『長門賦』，道盡了皇后娘娘（指西漢孝武帝的陳皇后），在深宮的愁悶悲思，多麼的寂寞淒苦。你呀，太花心，一心想當皇帝；就打死我也不願當什麼鬼皇后娘娘呢！」

「慧妹！算我失敬，忘記了妳是一個書香門第的才女，博學多聞，見解精闢；今兒冒犯了妳，褻瀆了妳，是我失言，該罰該打

！」毛澤東說罷，果真左右開弓，不斷重擱自己的耳光。楊開慧見狀，芳心不忍，急忙挨身趨前用手拉住，制止他繼續打下去。她臉上的表情，也由愠怒變成了可愛笑容。

毛澤東再也忍不住了，趁此千載難逢的良機，伸出打自己耳光的雙手緊緊地抱住她；楊開慧也柔綿綿的投入他的懷抱。他哪激情的、顫抖的嘴唇，接連地強吻著她的頸項

和臉頰，進而兩人的四片火熱的嘴唇粘吻在一起；這是她的初吻，使她心靈震撼，渾身滾燙。

他的手臂越抱越緊，她的胸脯急劇地起伏跳動，幾乎快要窒息得喘不過氣來。這時，他倆已進入了忘人無我的境地，陶醉在浩瀚的愛情海洋裡，遺忘了整個的世界……（未完待續）

聖文叢書 無所不談札記

邵鏡人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捌拾元

本書係邵鏡人教授繼同光風雲錄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無所不談札記、憶昆明、一代學人柳詒徵、項羽新傳、感懷于右任先生、袁世凱的悲劇、民初政壇秘辛、蜀中遺老趙熙、五卅慘案回憶錄、丘逢甲之忠義與詩才、清代江蘇兩賢哲、梁鼎芬的風範、近代兩位奇人譚嗣同與唐才常、天才詩人黃仲則、樊增祥與易順鼎、王國維其人其學、民主運動的新階段、一代學人陳含光、南吳北齊兩畫家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歡迎讀者購閱。定價新臺幣壹佰捌拾元，中外訂戶八折優待祇收 一四四元，書款交郵撥○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立即寄書。